

雇主教我開車

每天早上收聽星島中文電臺，必有交通意外的消息。我暗自慶倖當了個不必開車的住家保姆。儘管偏僻點，但公園、超市等近在咫尺，週末回家，有雇主珊珊的丈夫詹姆接送。

一天珊珊問我："慧，您想開車嗎？"我不假思索地說："想，但那是年輕時的夢。"誰知一個"想"字就被珊珊斷章取義地"牽"上學車之路。

一天珊珊下班回來把一迭中文版本的駕車資料交給我，內有筆試的模擬試題，她說："好好學習，準備參加領取駕照的筆試。"我一聽差點沒喊出來，快60的人了，別說開車，就是坐車也得醒著點。珊珊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忙說：美國65才算老年，60是中年，你耳不聾，眼不花，准行！再說在這裏，不會開車如同癱腿，我要把你變成完整的人。在她的鼓勵下，我重拾青年時代什麼都不服輸，什麼都要試一試的心情，順利地通過了筆試，拿到為期一年的學車證，接下來是路試前的訓練。

訓練得有車有師，我兩袋空空兩袖清風(缺錢沒車)，從何練起？

善解人意的珊珊花了500元為我請了教練。踩剎車、打引擎 松油門.....在教練的指點下，教練車徐徐向前.....頓時一股豪氣湧上心頭，看來開車並非年輕人的專利，我一樣可以"帥"氣，一樣可以"酷"。

我操縱著方向盤，時而目中無車，我行我素；時而一車障目，該走不走，不是把教練嚇得半死，就是急得要命。幸虧開車的是我，控制權在教練腳下，每次都有驚無險，大難不死。

經過10小時的訓練，在我掌握了基本的駕駛技術後，珊珊決定親自執教。一天傍晚，詹姆看孩子。工作了一天的珊珊打開車門讓我坐到方向盤前，這是一輛深藍色的寶馬小車，5年前詹姆送她的訂婚禮物。她先讓我在小區練習，不斷規範我的動作，費了不少唇舌，操了不少心。

又一天傍晚，她把我帶到小區周邊的交通幹線上練習，當然是交通非繁忙時段，直行、左拐、右拐，換線.....

每次回來她都如釋重負，癱坐在沙發上；每次回來她都針對我存在的問題在紙上寫寫畫畫，讓我記熟，閒時讓我背給她聽，我確實成了她眼皮下的小學生。

一天下午詹姆回來得很晚，是保險公司的車送他回來的。原來他的車被違規駕駛者撞壞了，幸虧命大，逃過一劫。有20多年駕齡的他尚有萬一，我一介老嫗在劫難免。我越想越害怕，這麼危險的事不學也罷！誰知執著的珊珊卻說，危險無時不有，吃飯也有噎死的，小心點就是了。一個帶命令式的"走"字，又讓我陰差陽錯地坐到了方向盤前。

一次，在返回小區的路上，她讓我減速，原來停在右前方的一輛車的駕駛室門打開了，一位老人艱難地鑽出來。珊珊告訴我，他叫湯森，快70歲了，當過汽車兵，在越戰中左腿被炸沒了，回國後裝上假肢天天駕車上班。我深為他的勇氣所折服，劍膽隨之大增，琴心一絲不減。

就這樣，經過無數次練習，雖說不上爐火純青，但已能穿越無數的紅綠燈，彙入滾滾車流，當然護駕的不是珊珊就是詹姆。

（慧 心）

2007年9月3日

2007年9月11日刊登于星島日報